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通讯社出版

2020年7月20日 星期一 庚子年五月三十 今日8版 总第10064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209 邮发代号 1-19

小浪底水库持续泄洪

自7月1日黄河正式进入汛期以来,黄河小浪底水库持续泄洪,降低水库水位,迎接黄河防汛关键期的到来。新华社发(苗秋摄)

本报网址: http://www.xinhuanet.com/mrdx

“长江第2号洪水”通过三峡大坝

7月19日,三峡枢纽开启泄洪深孔泄洪。19日,“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平稳通过三峡大坝。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新华网网址: http://www.xinhuanet.com

首都再战“疫”,难忘40天

写在北京应急响应级别降级之际

新华全媒头条

新华社记者涂铭、乌梦达、王君璐、侠克

7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蓓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日零时起,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整为三级。至此,一场历时近40天的战“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6月11日,北京新发地发生聚集性疫情,北京第一时间进入战时状态,打响了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背水之战”。经过26天的艰苦战斗,7月6日,北京本地新增确诊病例“零增长”,至今已连续保持14天。

首都安澜国之幸。与此同时,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大考未到交卷时,战“疫”仍在持续中。

响应迅速 “北京速度”展现中国力量

6月11日,北京市新增1例本地确诊病例,连续50多天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的纪录被打破,警报骤然拉响。

“唐某某10日下午就诊,11日凌晨2点,北京市疾控中心接到西城区病例标本后,立刻进行复核。”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说,疾控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短短16个小时,流调队员马不停蹄、奔走查访,初步判断新发地批发市场为疫情的重要风险场所;1.18万名新发地市场经营、采购和工作人员连夜完成核酸采样;全市范围内开展“敲门行动”,拉网排查31.6万曾去过新发地

市场的人员;迅速调整防控策略,将应急响应级别上调为二级……

一连串数字,彰显出北京全市总动员,全力以赴与病毒赛跑的紧迫感和坚定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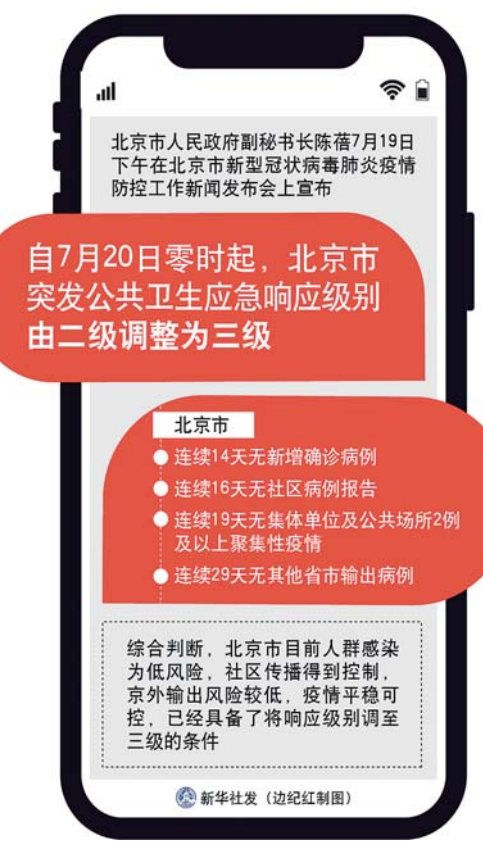
汲取了湖北抗疫经验的北京,从流调溯源、核酸检测、医疗救治、社区防控到物资保障……各领域工作人员紧急行动,主动出击。

在这座拥有超过21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寻找疫情传播的蛛丝马迹,难度可想而知。“半个小时衣服就湿透了。”刚刚结束一场流调的丰台区疾控中心现场流调组成员李若曦,口罩和眼镜的勒痕在脸上清晰可见。李若曦和同事连夜马不停蹄撰写了上万字的流调报告,为的是争分夺秒,跑在病毒前面。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成为当务之急。6月18日傍晚,北京突降雷雨。在多个采样点,医务人员紧紧拽住遮阳棚,用身体护住采样用品。风雨过后,工作人员顾不上休息,在夜色下继续开展采样工作。

6月21日,大兴区体育中心综合馆内,9个高3.5米、占地70多平方米的拱形白色气膜舱已搭建完毕,14台自动化核酸提取设备准备就绪。这座气膜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物资17日从深圳发出,19日下午开始搭建。两天多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设备安装和调试,22日投入试运行。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检测组工作组组长张强坦言,疫情刚开始,北京核酸检测的能力面临巨大压力。但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内部挖潜和外省市增援,北京市核酸检测能力就实现了快速提升:检测机构从75家增至194家,高峰时设置485个采样场所,3424个采样点位,8765名采样工作人员,日最高采样量达121.2万人,应检尽检、愿检尽检,20多天采样人



数超1100万。在与病毒传播赛跑的过程中,北京用最短时间、最快速度迅速实现了抗疫的全城动员、全民行动。“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总指挥尹烨说,北

京这次抗疫在反应速度、组织效率等方面都可圈可点,控制得非常及时,“摁”得非常快。

6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北京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直接关联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7月13日,北京市高风险地区清零。18日,所有高风险患者实现清零。19日,北京宣布,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20日零时起由二级调整为三级。

“此次不平凡的抗疫历程,必将载入北京史册。”徐和建说。

精准高效、科学防控彰显中国优势

北京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传播,并通过精准、分区防控将疫情防控对百姓生活、复工复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赢得“高分”和广泛点赞的同时,更为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应对突发疫情,实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精准战“疫”彰显“中国智慧”

本次疫情传播速度快,病例短时间内大量出现,自发现第1例至第100例仅用5天。要想跑在疫情前头,需要科学方法,更考验政府治理效能。

第一时间对新发地、玉泉东、天陶红莲3个市场周边55个小区进行封闭式管控,10.6万名居民全部居家观察;对中高风险地区的划分精确到街道、乡镇,精准封控细化到楼门、院落等小微居住单元;密接人员全部集中隔离,分类施策采取14天、14+7天、14+14天等不同的隔离观察措施……

此外,北京市运用大数据手段确定病例行动轨迹,利用核酸检测开展大范围筛查,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原则,将防控关口进一步前移。(下转2版)

接出每一份「守望」

直击安徽六安群众转移现场

“出来了!出来了!”47岁的市民胡世富远远望着坐在橡皮艇上的父母,收起手里举了一天的伞,蹬着水迎上前。

7月17日至19日,安徽省六安市普降大到暴雨。“由于暴雨不断,水位上涨太快,多个村面临内涝和漫堤、河水倒灌等风险。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我们从18日开始转移群众。”双河镇副镇长孙国庆说。

双河镇位于六安市金安区,是丰乐河三条支流交汇处。胡世富住在六安市城区,他的父母住在双河镇内的曹堰村。18日晚,胡世富就睡不着觉。“早上6点多我就开车出门,到这里的时候住村子里的路车已经开不进去了,只能绕到离村子最近的没有水的地方。我一直在这里等,希望早点能有人把他们接出来。”胡世富说。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早上水都到我腰了。一直待在二楼等着有人来接我们出去,家里断电了也没吃的。”胡世富的母亲李根珍,在水漫进屋子里的时候没有哭,在听到消防员的呼喊声时没有哭,直到见到儿子的那一刻,才红了眼眶。

“出来就好!”胡世富接过父母手中的包,终于松了口气。73岁的李根珍下船时,穿着拖鞋,手还在颤抖。(下转4版)

新华社记者余贤红、黄浩然、刘夏村

暮色苍茫,江新洲江水环伺,如一片扁舟孤悬长江,在汹涌的洪水中飘摇。

历史上,九江江新洲每逢大汛必罹水患,今年6月下旬以来,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江新洲水位持续上涨,汛情告急。四千江洲人闻“汛”而归,一千余人子弟兵开赴一线,传承着生生不息的抗洪精神。

入夜,一身迷彩服的江洲镇柳洲村支书洪棉雪站在坝上,粗糙的手里攥着一把自制木尺,如战士紧握着钢枪,看着浑浊的洪水一点点往下退。“保住堤就是保住了家,这是我们江新洲人的信念!”

水进,人进!

7月11日晚8点,暴雨如注,雷电交加。长江九江水位高达22.61米,高过坝面20多公分,洪水不断往上涨,一个浪头打过来就可能洪水漫堤。

51岁的江洲镇江洲村支书余乃胜站在堤坝外的江水中,用后背挡住风浪冲击,双手接过递来的沙袋,弓着身子加固子坝,雨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淌。

那晚,余乃胜和40多个同村人一宿没睡,愣是用1米高的子坝,挡住了肆虐的洪水。“这1米,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事后,余乃胜等人仍心有余悸。

与洪水搏杀的决心,源自对水患的刻骨铭心。

鏖战江新洲

22年前的1998年,同样是一个暴雨之夜,肆虐的洪水撕开了在21米以上的高水位里浸泡了39天的江新洲大堤,一夜间房倒田淹,数万人的家没了。翌日清晨,地势较高的南堤上,不少转移出来的村里人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被淹没的家园,无可奈何。

从那之后,江新洲变了。

江洲镇党委书记陈世超说,之后每届镇党委都把改善水利设施放在重中之重,堤坝逐年加固,警戒线更是从20米降低到19.5米,为的就是能够早做准备,与洪水抢时间。

长江水位持续上涨。早在7月4日,洪水一过19米,按照省市的防汛部署,镇里就启动了应急预案,7月5日所有大堤都做好了清障打桩、安装电灯等准备。

“汛期还没到,就准备好了沙石、编织袋等防汛物资!”52岁的江洲镇蔡洲村村民左自强回忆说,过去大水来了,才会过江运物资。有一次实在来不及,大家就从家里拿出10余袋,每袋重180多斤的蚕豆,一袋一袋往水里丢,那可是刚刚从地里收



上来的。水进,人进。与洪水缠斗多年,堤坝在“生长”,防汛机制在“改善”,人的勇气与韧劲在“磨砺”——

7月12日,长江九江水位达到22.81米,高过坝面40多公分,不少老人都觉得“这次又要悬了”,可洪棉雪偏偏不信邪。

团洲村村民余海松供职于上海一家水利公司,在手机上看到这条消息,心里一揪,第一想法是回家,但又担心公司业务繁忙不肯答应,心中忐忑不安。在得到公司肯定的答复后,余海松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立刻冲到了火车站。

没有买到高铁动车票,就坐十几个小时的慢车。7月15日,他到达九江时已是晚上10点,第二天坐最早的一班轮渡上岛,家都没回,直奔北堤。

“先回家再上堤,得绕10多公里,我不想把时间耽误在路上。”余海松说。

问及为何不远千里返乡防汛,他说:“22年前江新洲被毁,洪水冲毁了我们的家,每每回想这段遭遇,就锥心地痛。”

堤在,家在。对多次遭遇洪水漫灌的江新洲人来说,对家的眷恋尤为强烈。

“当年被毁,整个江新洲花了10年时间才恢复元气,我们再也不愿当‘难民’了。”56岁的装修工人王南桥说,自己年轻时就和父辈们一起挑土筑坝,付出了多少血汗,经历了多少困苦,才有了今天的家园。

“500元一天的工钱不赚了,我要回去守大堤!”王南桥说。(下转3版)

面对担心,面对堤坝上冒出的一个又一个渗漏洞,洪棉雪铁了心要和洪水斗。他用父亲教过的老办法,子坝外再加一道坝,同时创新做法,在漏水处填上子坝一半高的泥沙,有效处置了险情,挺过了艰难时刻。

“这么高的水位我们坚持了13个小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陈世超说。

堤在,家在!

7月13日,江洲渡口。从市区开往岛上的轮渡一靠岸,数以百计的摩托“铁骑”,车辆蜂拥而下。孤岛防汛,最缺的是人。江新洲常住人口约

7000人,很多人都外出务工,岛上实际可用劳动力不足千人。“江洲儿郎,汛情紧急,家乡盼你回家支援。”面对罕见洪水,7月10日,当地不得已发出一份情真意切的防汛“家书”,号召青壮年游子返乡抗洪,守卫家园。

仁寿县实施“乡村振兴书记(主任)选派计划”,目前已选派771名像张贵华一样的在外优秀创业人才、在外务工经商能人、返乡创业明星,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助理,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和实现全面小康的带头人。

“家乡过去穷得只有荒山坡,枯水塘,现在荒山变绿,水塘变清,愿意到村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张贵华说。

走向我们的幸福生活

新华社成都7月19日电(记者杨三军、陈健)盛夏的烈日炙烤着柑橘园。32岁的新型职业农民刘沈厅正用他自己研制的滴灌系统,为柑橘树“补水”。

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不仅是一位种着130亩柑橘的果农,还是有着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历的返乡创业者。

近年来,在农业大省四川,大学生、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有见识、有见识、懂经营的人才回流农村,正汇聚成助推乡村振兴和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力量。

“前些年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很严重,年轻人愿意回来的很少。这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机会,可以凭借知识和文化,做出一些与众不同或者更有创新性的东西。”刘沈厅说。

2016年底,怀揣着在农业上闯出一片天地的想法,刘沈厅回到家乡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农村。他在果园里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就以自己研制的滴灌系统为例,成本低、不怕堵,解决了传统滴灌系统操作繁琐、成本高、对水质和肥料品质要求高等缺点。2019年,刘沈厅的果园产了15万公斤柑橘,销售收入达130万元。

2019年10月,刘沈厅联合当地果农,创办了彭山区果业商会,目前已有500多名会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农产品销售带来巨大挑战,但彭山区果业却一反常态地逆势上扬。这得益于果业商会搭建的“线上+线下”中转平台,采用远程视频洽谈,直播看货、监控采摘,外地采购商不用来本地,果子“无接触”就能卖出去。

截至目前,彭山区已认定像刘沈厅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100人,领办家庭农场70家,形成了以新型职业农民为引领、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吸引高素质青年投身农业农村事业的局面。

除了大学生,返乡创业农民工也成为带动乡村迈向小康生活的“生力军”。

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下八庙镇安居村,安居家庭农场的100多亩蔬菜长势喜人,几名村民正在路边的田地里收菜、装车。41岁的返乡农民工文富群是这个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她曾在北京打工多年,增长了见识,积攒了资金,也积累了一套经营管理的经验。如今她的家庭农场吸纳了六七十名当地村民务工。

60岁的贫困户李中群说,她家中1亩多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每年租金600元,她又在这里打工,一天工钱约60元,每月收入一千七八百元。在文富群创办的家庭农场带动下,李中群每年增收约2万元,成功脱贫走上了小康路。

“脱贫攻坚战役刚打响时,村里650户人,就有106户贫困户。”安居村党支部书记蒲光敏说,这几年,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创办了十多个项目,带动贫困村民脱贫奔小康。2019年,村里最后4户贫困户也成功脱贫,实现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一些农民企业家也正在反哺家乡,在四川省仁寿县汪洋镇上游村,沿山而建的村道通到村民门口,民宿客房点缀在山间,犹如一幅水墨画卷。

50岁的农民企业家张贵华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他戴着眼镜、瘦瘦的,因为从小家贫,十几岁就外出务工,从煤矿的背煤工干起,先后干过搬运工、打砖工,经过20多年艰辛打拼,后来在成都开办了自己的企业。

现在,在仁寿县县委、县政府引导下,张贵华回到家乡,担任上游村的“乡村振兴主任”。他先是出资500余万元为村里修路,建起一条3公里的村道和一条4公里的生态旅游休闲走廊,还出资将天然气和自来水接入了全村370余户村民的家中。依托村里的山林生态景观,张贵华依山就势建成了以农家特色餐饮、户外健身游乐等为特色的生态农家乐,吸纳当地100余人就业。

幸福乡村引「客」归

“500元一天的工钱不赚了,我要回去守大堤!”王南桥说。(下转3版)

“当年被毁,整个江新洲花了10年时间才恢复元气,我们再也不愿当‘难民’了。”56岁的装修工人王南桥说,自己年轻时就和父辈们一起挑土筑坝,付出了多少血汗,经历了多少困苦,才有了今天的家园。

“500元一天的工钱不赚了,我要回去守大堤!”王南桥说。(下转3版)